书桌散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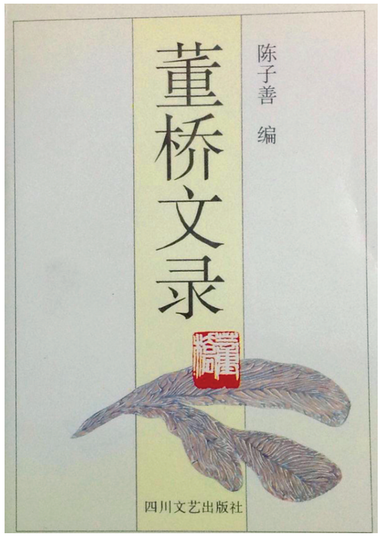
董桥的好处

□张 芳

因董桥文字带有旧时幽香的风格实在很对我的脾气，故而，对董先生的作品难免偏爱。这偏爱的主要表现是：将那本《董桥文录》安放在书橱最醒目位置，过段时间便将它从书橱里请出来，对着几竿翠竹就着刚沏的新茶，静静读一段。有熟稔的朋友来聊书事，两三个回合后我必聊及董文，若对方未读过，定以“开卷不谈董桥文，读尽诗书亦枉然”的口吻力荐；若对方读过，正好大谈董文，聊至夕阳西下饥肠辘辘之际，即奔至附近西饼店购饼饵分而啖之，绝妙好文佐江南点心真是十分畅怀的。

董桥的长处，在于他十分适合做尘世中为衣食奔波、同时又想有一点自己精神生活的现代读者的朋友。 他深知大多数读者皆非含银匙出生的幸运儿，只要是成年人，身上俱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于是他的篇幅总是精短可喜，作品题目总是新鲜别致——前者可节约读者的阅读时间，后者则有两项好处，一是吸引读者一气读完全文，二是当你特别忙的时候，单吟咏几遍题目也很过瘾，像《仲春琐记》《雨声并不诗意》《给后花园点灯》《咖啡或茶》，一个题目即令人掬捧到传统文化的绿意和清香。

董先生又体谅读者劳碌了一天，晚上抽一点时间来读几页书，仓促之间恐怕适应不了书斋的古奥高深，于是他习惯以闲话家常的态度、以俗世生活细节为切入点来谈他的“思想散墨”和“中国情怀”。例如《不够甜的日子》一文，是从得友人信开头，朋友祝他有一个很甜很甜的假期像糖那样甜，这令他浮想联翩，就琢磨什么样的日子是甜的——他找到了许多甜丝丝、却也文绉绉、酸溜溜的日子，这到底不合格，苦思良久，最后终于寻觅到了真正甜蜜的日子，原来他觉得郑振铎《劫中得书记》中所述收书藏书的日子是最甜的，郑录出来的书名有：《童痴二弄山歌》《古今奏雅》《眉山秀》《蓝桥玉杵记》——作者以生花之笔抽丝剥茧娓娓道来，读者很自然就聚拢在他身边了，如果相反，他一上来就大谈郑振铎搜罗的古书，只怕受欢迎程度要打些折扣了。



个人以为，董先生作品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应该要数他轻松豁达的心境。先生曾任香港《明报》总编多年，写《文录》时人在中年，并非不懂得尘世的艰难苦恨，但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比较温暖的生活环境使得他总能以超然的心态化解苦恨：在他笔下绝望是没有的，悲愤是没有的，即便是写乡愁，那愁里也飘着桂花莲子羹般的香甜，很快融化在孩子们的数声嬉笑里。记得《春日杂拾》一文，一开始，作者觉得春假家居有些无聊，颇怀念老家过年的情形，但转念一想，眼下虽无有旧时气象，不过过年过节能把小楼装饰一新，有些画楼景象也是好的；年初二有朋友光临寒斋，主人依旧例捧出糖莲子糖冬瓜狼客，客人拒而不受，以为旧礼未免俗气，作者诧异片刻便释然，认为一个人在小节方面能够反一反，未尝不可；初四那天孩子出疹子，这当然是麻烦事，但在一番忙乱平安无事后，作者不由想起《红楼梦》第二十一回凤姐女儿出痘疹之事，觉得曹雪芹能将这一类民俗乡情写进作品，即是《红楼梦》可爱之处。

这就是董桥先生的好处了，和他晤对聊天，读者尘世中染上的焦虑之气不知不觉会被他的洒脱自在之气取代，会换个角度看待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生命中有些冷雨又如何，你总会接到这样的信：“微雨，甚思酒，何日具鸡黍约我？《梦馀录》再送两部，祈察收。”董先生笑言寒天得这样的信，一室皆春气矣，读者诸君想必有同感的。

钧 沉

老兴化城的坊里、市河与桥

□杨应槐

兴化春秋时属吴越，战国时属楚，为楚国令尹昭阳的食邑。昭阳名云，字阳，谥号“山子”，祀庙“山子庙”。死后葬于城西阳山，故兴化古称昭阳。因兴化古代属楚，四围皆水，又称楚水。兴化建县前本为海陵县的一部分，五代杨吴武义二年（920年）自海陵县划出为招远场，同年改为兴化县，有“昌兴教化”和“兴盛教化”之意。

兴化城垣始建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知县陈垓构筑土城，周长约6.5里。明洪武三年（1372年），兴化守御在宋城基础上以砖更建，城高1丈8尺。其城非圆非方，凹凸不一，颇具畸形。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知县胡顺华为抵抗倭寇加土修城。城周长6里，厚4丈，墙高2丈8尺，加上雉堞（俗称城墙垛子）高达三丈有余。城墙厚实坚固，雄伟高大。四城门上都建有歇山飞角、造型古朴的高大城楼：东为启元门、观海楼，南为文明门、迎薰楼，西为威武门、见山楼，北为肇魁门、仰宸楼。民国时开辟小东门名朝阳门，小南门名中正门。

四水关与城墙连成一体，有闸门关启，有内水关桥连接城内两岸。城内东南北三个水关桥都紧贴水关，只有西水关桥远离水关。西水关旧址在楚水园小区南大门向南的建设路西侧，兴化农商行附近。南北两关建有外水关桥，东西两关没有。西水关城外是荒野之地，无需建桥。东水关之水出城后沿城墙折南而行，在竹巷南端西侧过古板桥，向南汇合南来之水向东流入米市河。古板桥等同于外水关桥，旧时乃东门与南门的唯一通道。

解放前的兴化城，东西最宽处2公里，南北长约3.2公里，1.66平方公里，有26个里铺（1929年改为保甲），人口3至4万，居住密集，商贸繁荣，人文荟萃。城区有大小街巷近200条，河道上建有桥梁70多座，大多为砖桥或砖木结构的桥，少数为石桥或木板桥。

老兴化城湖泊河荡环绕周围，形似漂浮水面上的荷叶，所以人称“荷叶城”。 四水关乃城内市河的入水之源和排污泄洪通道。城外河水自西、南两关进城，从东、北两关出城。城内有一纵两横三条市河：南市河（今牌楼路）横贯东西，东市河（今长安路）纵贯南北，北市河（今海池河）斜穿西南、东北。明初，西城内张老娘巷向南向北处为莫家河，后来逐渐填塞形成民居。张老娘巷中原来住着一位终生未嫁的张姓老姑娘，是张居正后裔。人们先称此巷为“张家老姑娘巷”，后讹变为“张老娘巷”，并非巷中有什么给人接生的张老娘。张老娘巷北端的马桥原是莫家河上的一座桥。马桥是单孔砖桥，旧址在马桥路与张老娘巷（美食街）交界处。上世纪80年代，还隐约可见马桥及其向北一段旧市河痕迹。

大溪河与横泾河的水由西水关入城叫北市河，河水东流约80米后经南北向的西水关桥（木板桥）再东行一段分成两支：主流向北经东西向的糖坊桥（因靠近糖坊得名）向北再向东流入海池奔玉带河，经北小街玉带桥（华神庙桥）、北大街富安桥，出北水关至上官河。

北市河南边的分支是一条夹沟，先东行再折北后东行，经矮桥后再折南后东行，经英武桥和梅家桥（在实小西南）至蛤桥（早桥，实小东南）西端折北，经通昭阳学堂的四曲桥和北公园桥重新入海池。1899年，蛤桥西北的放生庵与荒垛划归昭阳书院；1903年改办昭阳学堂，将南侧夹沟填平，后来西侧夹沟也被填平。英武桥向北对海池南岸的小观音阁。小观音阁东侧有遇仙桥通方壶岛陆仙祠（陆西星祠庙），西侧是纪念明代陆中的陆公祠。 （一）

钧 沉

□沈光宇

沧桑的古西门

兴化自古以来就有金东门，银北门，冷冷清清西、南门的说法。也就是说，相对东门、北门而言，西门、南门经济不繁荣、人口不密集、商铺不集中，所以就显得冷落萧条。

走进古西门，首先要认识张士诚。说到张士诚起义，兴化人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他们势如破竹的发展形势：十八根扁担齐上戴家窑，一路杏花村，直上高邮。

因为西门自古以来就有练兵的大校场小校场，起义军进入兴化城以后，为了更好地训练出精悍的兵马，张士诚就命令部将李清把军营扎在西城门外一块荒垛子上，开始操练军队。那时的训练场面，今天已经无法复原，但从他们拥有45亩的养马场就可以知道，他们拥有的军力是如何的强大。

当年李清操练兵马的地方就是今日的昭阳镇水产村，这里也被后人称之为“南官营”。

张士诚起义失败以后，他们的后裔不忘当年的热土，纷纷潜逃回到兴化西门，在这里种粮、种菜、种果树。这些人始终抹不去昨日的记忆，都在想方设法把昨日的辉煌勾勒出来，于是就将自己住地称之为“南果园”。说着说着，语音一转，就是当年“南官营”了。

直到清朝嘉庆年间，张士俊的第19世孙张如珍，看到明王朝灭之已久，也已经无人再追究当年张士诚起义的事情，就召集族人集资募款在西门仓巷建起“张氏宗祠”。这祠堂保留至今，并且成为江浙一带唯一的张士诚家族祠堂。

根据传说，朱元璋战胜了张士诚，他怕兴化还会再出现张士诚这样的造反人物与他争斗，于是派军事刘伯温来兴化，看看风水，相相龙脉，看看这里会不会再出现大星宿。他的军师刘伯温来到兴化，认定兴化风水特异，是块“真龙宝地”，该出帝王。于是采用镇压之法：在东门城外建大码头，压龙头；在西门建石桥，压龙尾；在南北两门各建水闸，压住龙爪。而龙身仍然会动，这就在城中铺设二十四块石头，镇压龙身。

西门石桥压住兴化城的龙尾，虽说兴化再没有出现过想做真龙天子的人物，但是出现过像高谷、吴牲、李春芳那样的宰相，还出现过名震朝野的“中原才子”宗臣。

宗臣故居就坐落在西门石桥的西边，虽然破落，但是基本保存完好。这是一座由门楼、大厅、正厅、花厅、照厅、蝴蝶厅组合而成的建筑主体，还有与之相配套的戏楼、花园、通道等等。

高大的门楼上方挂有“世科第”金字匾额，因为宗臣的父亲宗周在明朝嘉靖十年就中了举人，宗臣在嘉靖二十九年中了进士。相隔十九年，这家人收获了令人瞩目的荣耀。

在兴化休养期间，宗臣在兴化南门外建筑百花洲。又过了两年，宗臣去北京复职，在吏文选司做了进稽勋员外郎。这时朝廷依然腐败，奸臣严嵩做了宰相，把持朝政，任人唯亲，提拔党羽充当朝廷要职。好多人就低三下四，乞求当官，正如宗臣在《报刘一丈书》中所描写的那样。

从保存至今的府第来看，宗臣故居是颇具气势的，而坐落于西门外大街尽头的“许氏大夫第”则显得精致。

还是走过西门那座标志性建筑——西门石桥，左拐南下，就见到一处坐西朝东的高大厅楼，这就是被兴化人称之为“许家大院”的东大门。

许家大院占地1500平方，在大小房屋27间之中，设置大小天井7方，大小花坛5座。由此可以推断许家主人是多么富有。

许家大院的主人来历不凡，他们是东汉时期许慎的后裔。许慎用半生的心血从事弘扬传统文化，留给后人一部《说文解字》。他通过潜心研究，总结出汉字是通过六种方法构成的。有了六书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个系统为依据。许慎在那个时代就能够总结出六种造字方法，让后人叹服，于是称他为字圣。

许慎本是河南人。他的一支后裔后来居住在江南苏州。

许家大院留给后人的是昨日的辉煌。这座大夫第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前后320年的风风雨雨，并没有让它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是兴化五座“大夫第”唯一的“幸存者”。

兴化西门过去拥有好多座垛子，如太平垛子、杨家垛子、观音山垛子、土山廻澜寺垛子等。值得一提的是稻行嘴子，它也是一方垛子。因为上面拥有多家销售稻谷的商行，又因为西面尖尖地突出一块，像是鸟嘴，所以叫做稻行嘴子。稻行嘴子上其实还有多家米行和草行，所以给冷静的西门带来了人气。垛子都有桥连着，如董家桥、韩家桥、宗家桥、文寺桥、极乐桥、杨板桥等。保留至今的是杨板桥巷。因为出生在这里的杨演，是清朝顺治9年三甲第135名进士，曾经做过湖南邵阳县知县。

人们记忆最深的还是西门“侯家垛子”。虽然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只是兴化西门城外最西北角的一条很平常的垛子。只因为当初有一批“侯姓”先民最早来到这里、聚族而居，所以叫做“侯家垛子”。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差别不断缩小，工农桥一带已经城乡一体化。2009年上半年竣工的西门防洪工程，2015年竣工的三水湾公园，将城市和乡村打造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興化日報
责任编校：房千森 郭亚群
组 版：施 佳
2016年12月9日 星期五
楚水 周刊
兴化新闻网网址：http://www.xinghuanews.net/
兴化日报数字报网址：http://epaper.routeryun.com/
第3版
《兴化日报·楚水周刊》每周五出版 2016年第46期 总第166期
联系电话:80259332
邮箱:95287567@qq.com

要么缝补，要么撕开

□庞 羽

童年时，巷子里某个男孩好玩，把脚伸进窖井洞，拔不出来。人们聚集过来，用力拔，用铁锹挤，用食物油润滑。折腾了好久，终于把他的脚取出来了。他们拥簇着男孩走了，而我留下来，看着那个洞。洞里面是什么？水流？废弃物？有着地洞人的另一个宇宙？

小说其实也是一个洞。不过这个洞是在一条裤子上。

因为世界就是一条尺寸不对的裤子。

这条裤子如此油迹斑斑、龇龇横行，而那个隐秘的洞里，还藏着什么可能，这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这是一个把穿破裤子当作时尚的时代，比如随时随地的微信王国，比如虚拟的电子游戏王国，还有每天上演无数喜剧、闹剧、悲剧的现实王国。在两条裤腿中，我们嬉笑怒骂、悲欢离合，都是既成的、按部就班的，在这之外，我们需要一个切口。小说可以是一根针，它时不时地刺痛我、刺痛生活，在这种痛中，我拿起这根针，将那些生活的边角料缝制起来，我想这就是写作吧。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小说之针，语言之线，故事之纺轮，给了我走下去的力量。

身处这个宇宙，有些东西是逃不掉的，比如万有引力，比如氧气、水源、食物，比如我们大脑里的这个平台。从我们生下来，这个平台就是空的，洁白如雪的，文学就是要往这平台上放东西。作为一名小说家，我们可以让林妹妹躺上去，或让李逵砍一板斧，都如裤子上的洞，是绮艳的、震颤的。而放眼望去，如今的文坛，拿着针线的有，找补丁的也有，许多青春作家，写着华丽唯美的文章，他们想把这个洞补起来、堵起来。

仅仅缝补就够了吗？

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古镇，一个是我正在工作着的江边城市。这些年，我回到古镇，却发现它萎缩了，缩成一颗丧失了果实的萼片。居民都走了，剩下的人们，穿着花袄布衫，脸上是长达半个世纪的皱纹。我家隔壁的王老太，每次见到我，都会露出几颗残牙。我知道她要笑，就是笑不出来。后来她自杀了，关闭门窗，打开火炉，躺在地上，沉静地睡去。我听到消息，沉默了半天。她为什么自杀？自杀前经历过什么？躺着时想了些什么？我想这就是小说的奥秘。人到了将死的岁数，就不是人了，甚至连狗都不如，而且他们也不当自己是人了，拒绝医生，拒绝说话，摊在床上，饭菜混杂着屎尿，看着他们怎么也看不懂的电视。追论什么生命的意义，也说不上王老太和他们，究竟谁更勇敢，这些老人，有的曾是人精，有的投机倒把，有的诚恳而庸碌地过了一生。都可怖可怜可叹，他们离世时，我也只能握着一支笔，含泪唾一口唾沫。

洞里洞外的人们都会死去。地球上存在过的1150亿人，都是这样的命运。小说就是描写洞之命运的艺术。真正的小说家，是要把这个洞撕开的，把这一切的丑恶、贪婪、既定的命运，实实在在地亮给众人看。小说家陈应松说过，“在小说中，象征不是象征，现实不是现实，人物不是人物，故事也不是故事。它们表达的是另外的东西。”这些埋藏在大地深处、人性深处的洞，恰是“另外的东西”。而撕开这些洞，该是怎样的广阔寂寥？大概真正的小说家，愿意踏足这片荒原，狂奔，呐喊、垂首顿足，直至黑夜降临。最近我把石一枫的三个中篇通读了一遍，《世上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让我惊叹的是，里面搏动着、雀跃着、澎湃着的命运感。小说家石一枫写出了一个群体的命运。命运让他们相聚别离，让他们春风一度，又汗流满面。

与命运有关的哲学，还有人性的幽暗之洞。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必定有很强的臂力和决心，把裤子上的洞狠狠地撕开。我的老师毕飞宇用《青衣》和《玉米》证明了筱燕秋和王玉米心中的洞，也是我们裤子上的洞。毕老师让这个洞延长为一个甬道，筱燕秋和王玉米必须走进去，接受黑暗的哨噬。一个优秀小说家，就是用自己的努力将这个洞撕扯得更大、更鲜血四溢。第一次读奥康纳的小说，我被《好人难寻》惊呆了。一群人挨个挨个地死去，老太婆还在叽哩哇啦说着，然后是一声枪响。杀手是好人吗？没错，他们是。在老太婆和杀手的关系里，杀手反而是受害者。老太婆是好人吗？没错，她也是。她就是喜欢说而已。大家都是好人，为什么结尾如此？那这篇小说就好玩了。奥康纳把人性的缝隙撕得比黑洞还空旷。

要么缝补，要么撕开。作为一名年轻的小说作者，我希望我早日拥有这样的臂力和决心，撕开世界，也撕开自己。

链接〉〉〉

兴化籍青年作家庞羽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

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获奖名单已于日前揭晓，兴化籍青年作家庞羽获得了“短篇小说奖”。庞羽是此届获奖的唯一一位江苏作家。

“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由《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江苏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是专门针对30岁以下年轻作家所设立的全国性文学大奖，旨在挖掘培养文坛生力军。该文学奖设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非虚构、文学评论、特别文体奖等奖项。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评选范围包括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在《人民文学》等国内文学期刊、报纸与出版社发表或出版作品的作者。

庞羽毕业于南京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大学期间曾为《扬子晚报》大学生记者团成员。在《少年文艺》《诗刊》《天涯》《西部》《青春》《青年作家》《芙蓉》《小说林》《当代小说》等杂志发表小说、诗歌作品。小说《葵花葵花不要和星星吵架》《树上的孩子》《薄茶如醒》等发于《少年文艺》2009年12期“庞羽作品专辑”。小说《真草千字文》发于《西部》2014年“90后小说专辑”、《我们驰骋的悲伤》发于《西部》2015年“90后小说专辑”，《天涯》“新人工作间”专辑发表小说《佛罗伦萨的狗》《左脚应该先离开》。《西部》2016年7期“中国90后”栏目发表小说《操场》《橘的粉》。《青年作家》“锐小说”栏目推出小说《树洞》。《芙蓉》2016年5期“新声”栏目小说专辑《福禄寿》《喜相逢》等。其中，小说《葵花葵花不要和星星吵架》入选《少年文艺30年精选集》。小说《佛罗伦萨的狗》被《小说选刊》2015年第8期选载，并入选《2015年中国短篇小说》《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15年短篇小说选》《2016年中国好小说》等。小说《福禄寿》被《小说选刊》2016年第10期选载。获得过南京大学重唱诗歌奖、第二届华语大学生微电影节剧本奖等奖项。入围第四届“会师上海·90后创意小说战”。现为“雨花写作营”第一期成员。